

雅士季刊

六月刊

斯·德

哥·爾

雅·士

季·刊



目錄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Pg.3

山制就如那斯德哥爾摩情人
Pg.7

能成為室友大概總帶嚇
Pg.9



任我行到獨冧村
Pg.12

解班永遠都係Thomas
Pg.16

Monkey civilization
Pg.19

坐
Pg.26

電影中對於城市的錯誤論述
Pg.21



斯 德 哥 爾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是指受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同情加害者、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甚至反過來幫助加害者的一種情結。

「也許早已適應就此跟綁匪同床
誰料你 誰料我 能合作到愛死對方」

～斯德哥爾摩情人 陳奕迅 詞：林夕

摩 症 候 群

文/盧潤霖

我在這村子裡做了過十年的醫生。

我是城市長大的小孩兒，第一天搬進來的時候已經感受到濃厚的農村風俗文化。一大群傻子，男的不用爲了保住飯碗捱廠子，女的不用照顧小孩兒，早上八點起床，匆忙洗漱，全一窩蜂聚集到村子門口，分成四個連隊似的陣式，牙縫兒裡擠出一大捆子不知道誰寫的口號，配以豐富的手部動作，妖嬈的舞步，大喊「升起的太陽照我身兒欸，老子倍兒有力量——」。乍看，有點像廣州公園兒裡跳廣場舞的大媽，看得出來的分別是，他們喊的東西比廣場舞還要尷尬。對，還有一個分別，大媽跳廣場舞只作娛樂，可這群傻子呢，把尷尬視作瑰寶，傳承了數十年。

台上是八個村代表，每個陣子各分派兩個代表監督他們喊口號。喊得不夠大聲的得拖到溝渠旁甩鞭子，拖回來讓他再喊，還是不夠大聲的，直接推進溝渠裡。那些聲兒比較尖的，丹田沒有力氣的，渾身沾上了糞水的惡臭。有趣的是，我無法從他們眼裏看到一絲厭惡，反而是漸趨堅定的眼神，勢必要把這尷尬口號喊到老天爺也聽到的陣勢。

若你是外人的話，當然不解這群人的作爲。可若你成爲了局內人，我保證你定會自自然然的，融入了這氛圍之中。

村裡的小孩在滿十八歲後，需經歷為期十天的成人禮或，洗腦儀式。一切的儀式均建基於他們所崇尚的「傳統」。

說到傳統，便得說說這村子的歷史。

六十年代末，村長接到了上頭兒的命令，著所有村民把家裡的鍋碗瓢盆全上交，集中在村子一角，上頭兒自會安排車輛把這些物品運到就近的工廠熔煉，供國家煉鋼，到時候達成了經濟目標，村民們也可分一杯羹。村長下的令，村民哪敢不從，就把家當全交上去了。可這些鍋本就不是用好金屬造的，且佈滿鏽跡，一煉全成廢鐵了，求著別人買也無濟於事。村民們抵押出去的家當，到頭來賣不了幾個錢。後來整個市的經濟都塌了，更何況本來就一窮二白的農村。碰巧，那段時間是播種期，田裡種的蕃薯連頭都還沒露出來。不日，村子裏就鬧饑荒了。他們把田裡還沒發芽的蕃薯根挖出來吃了，也只能在三到四天內飽腹。後來沒招了，只得捧著一碗水在行道樹旁蹲下，把樹皮刨下來，混著水喝。又或者到祠堂裡，扒觀音土吃，才能勉強果腹。如此，度過了那數年饑荒。

本以為衆人均不欲回首翻看這段歷史，誰知他們居然把痛苦神化，且成為爾後成人禮的固定環節。

村里剛滿十八歲的囡仔，需在每個早上到祠堂叩拜列祖列宗，且掏一把香爐裡的觀音土，混水喝下去，爲期十日。對他們來說，喝過觀音土水才是真正的「入了村」。而村代表則在一旁監督。若是瞥到有任何人把觀音土水偷偷倒掉，便是一鞭子。畢竟他們認爲，所有村民都必須體驗祖宗的艱辛。而在剩餘的數個時辰裡，便是在村口不斷地喊口號，直至日落爲止。

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不心軟。畢竟他們認爲，自己經歷過的，這幫死囡仔也得經歷一次。

十年以來，日月輪轉，風俗依舊。

這天我接到了一個病人，是個剛完成成人禮的小孩，陪同他的，便是那個甩鞭子的村代表。那小孩指自己自從連續十天喝下觀音土水後，感覺排便困難。此症狀，必是腸道堵塞了。然，他早在第八天已經察覺到不對勁，可是這村代表依然逼迫他喝下最後兩天的觀音土水，身上也挨了不少鞭子。

我怒不可遏，直斥那村代表。

「別罵他了，他只是擁護傳統而已。」

哀哉。這囡仔不只是腸道出事兒啊。

雅論-仙制就如那斯德哥爾摩情人

談及香港大學，坊間的第一印象，除國際化的一等學府外，便是仙制。仙制一詞源於英語中「senior」一詞，意指由舍堂中高年級生（又稱大仙）主導舍堂活動，透過言傳身教傳承舍堂文化。「仙制」強調的是學生自治精神，透過高年級生的經驗分享，將一個學系、一間舍堂的文化延續下去。

但十數年來，「仙制」演變成舍堂欺凌之例子不絕於耳，迎新營會半夜騷擾Freshmen、侮辱性房game等。著名Youtuber 肥姨姨亦曾批評仙制，並分享被宿舍「大仙」欺凌的自身經歷。坊間普遍對港大存在刻板印象，受過往醜聞影響，以為「仙制」遍佈港大，而舍堂更是萬惡之源。



舍堂內，每層樓亦會以樓層為單位舉辦迎新活動，讓新生融入樓層，以及與其他新生打成一片。但部分舍堂樓層會以「為左令大家更加 firm」為由刻意刁難 Freshmen，如疲勞轟炸、侵犯 Freshmen 私隱、戲耍 Freshmen 等。熬過了迎新 period，Freshmen 才算成為了樓層的一份子。

故每年無數大一新生因為怕「仙」而對舍堂望而生畏，甚而堅拒入讀港大。但跟據筆者的第一身經歷，時至今日，大學內仙制文化早已淡薄許多，但各大舍堂、學系在形式上仍有「仙制」之痕跡，而部分舍堂則仍然十分「仙」。本文專為探究港大宿生對仙制的情意結從何來，並總結仙制是否港大必要存在的「罪惡」。

先講結論，筆者認為仙制有其存在價值，但只應體現在—高年級生分享經驗，而無論新生認同其價值觀與否，起碼要以開放態度聆聽。

但仙制往往演變成—

- 一，高年級生以上位者的角色強迫新生服從指令，哪怕是不合理的。
- 二，多數會以「為左令大家更加 firm」的理由道德綁架 Freshmen。
- 三，以上位者角色戲耍 Freshmen，問及原因多數為挫一挫新生銳氣。

如迎新營中 Dem Cheers 環節，於烈日當空下大聲叫口號，而宿生會幹事會在旁指令 Freshmen「大聲啲」，以兇狠嚴肅的氣勢震攝 Freshmen 服從指令，若 Freshmen 稍不留神，就會惹來幹事的大聲吆喝，令其他 Freshmen 更不敢聲張。在烈日曝曬下，Freshmen 吶喊些日後用不著的 cheers，宿生會幹事輪流在旁命令「大聲啲！」、「十號聲！」確為「舍堂教育」的一幕奇景。

又如迎新營中 Mass Orientation 環節，新生會輪流上台論述對社會議題、時政的見解，在台上接受高年級生的質詢以及評論。但部分高年級生會故意刁難，當眾羞辱新生識見有誤，甚至是人身攻擊。

時至今日，仙制仍有其忠實支持者，主張挫一挫新生銳氣，讓自詡天之驕子的新生更好融入群體。但以侮辱戲耍方式，只會令 Freshmen 產生舍堂文化為蠻不講理的錯覺，令新生對融入舍堂卻步。故筆者認為，仙制的體現，仙制不應為彰顯上位者威權之制度，只應在於逼使 Freshmen 跳出舒適圈，開放態度接受 senior 的經驗傳授，而 senior 以識見、邏輯折服 Freshmen。

以 Mass Orientation 為例，台下高年級生以邏輯挑戰新生對各議題既有看法，讓新生得以多角度辯證，反思固有價值觀。

反之，若仙制淪為高年級生報復社會的工具，只會令舍堂風評每況愈下。而留下來的 Freshmen，盡是些罹患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病人，陷入種「好似真係更加 firm」的錯覺；又或有種報復心理，來年也要一嚐仙人的滋味，頓時化身加害者。

平心而論，舍堂內傳統仙制擁護者與日銳減，迎新活動中的「仙」大多淪為裝模作樣的儀式。但仍有高年級生以仙制之名，行發洩之實，再自欺欺人地加上四個冠冕堂皇的大字——舍堂教育。故仙制務必要跳脫落伍的威權主義，摒棄上位者以年資、人脈等優勢欺壓 Freshmen 的所謂「仙制」。更何況，近年舍堂教育的神秘面紗已不再神秘，senior 堂友大多已無心「仙人」，大部分 Freshmen 也早透過師兄師姐、媒體一窺「仙人」的伎倆，因「存在即合理」而執意跟隨傳統，或會讓「斯德哥爾摩村」淪為笑柄。

能成爲室友大概總帶著愛

論來年分配宿位新政策

文/郭立

香港大學宿舍委員會於2023年4月19日召開會議，並決定來年（2023-24年度）於舍堂內實施新住宿安排，以加強舍堂內本地生及非本地生之互動交流。由下學年起，新入宿新生將由舍堂辦公室分配室友，將會安排一定比例的本地生與非本地生同住雙人房或三人房。其中，若宿生早前入住另一舍堂，亦會被視作新宿生。

校方指，此安排旨在推廣宿生之間的文化交流及共融，以契合香港大學「國際化」的金漆招牌。或許政策草擬者天真地認爲「能成爲室友大概總帶著愛」，原本形同陌路的兩人成爲室友後，本地新生就能與非本地室友同床共枕，此等邏輯令人啞然失笑。本次新入宿政策，實爲校方繞過諮詢、表決程序，一意孤行強塞進宿生咽喉的糖衣毒藥。



從新入住宿生權益審視，新政策下，基於舍堂辦公室有權強行要求一定數量之本地新生與非本地新生同住，新政策變相褫奪本地新生原有選擇室友之自主權。情況就如大一新生與好友約定入住同一舍堂，挑選同一雙人房。但基於新政策，舍堂辦公室或會強行分拆兩人，各自分配一非本地宿生同房。新政策將大大降低新生入宿意欲，危及舍堂發展、延續。

更何況，本地與非本地宿生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強行撮合只會徒添事端。非本地生成長環境、文化背景與本地生大相逕庭，甚至有部分非本地生基於宗教，生活習慣極為嚴謹。

所謂「相見好，同住難」，室友是要朝夕相處，住宿體驗很大程度上受對方影響。缺乏共同話題、存在語言差異，加上非本地生缺少本地生迎新營等的舍堂體驗，兩人實為風馬牛不相及。擔心成為那個幸運兒，部分本地新生或會因抗拒與非本地生同住，而對入宿卻步。勉強無幸福，新政策與逼婚差不多。

問題來了：為何一條漏洞百出的政策可以毫無預警地通過，各舍堂代表可以懵然不知？

不妨從程序審視，校方在本次通告強調「有關安排在有學生代表參加的宿舍委員會經詳細討論交流，參考各種意見，最後按既定程序作決定。」

但有4月19日會議上的學生代表表示，會上多名舍堂代表表示反對，而會議上並無進行任何投票、任何表決，甚或乎與會的學生代表並不知情有關政策已經在會議上通過。事實上，利銘澤堂宿生會代表鄧俊彥指出校方於2017年已經首度提出有關政策，並於利銘澤堂試行，惟反應「極差」。試行後，時任幹事會曾就有關政策收集意見，有多名受影響宿生表示與室友相處並不融洽。有先例可鑑，校方明知政策定會在本地宿生間掀起軒然大波，反而刻意繞過諮詢、表決等程序，鬼鬼祟祟地通過政策。明顯是罔顧學生權益，違反程序公義所為。

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下，港大所謂「師生共治」的金漆招牌早已褪色，但是次政策更是明目張膽的硬推，明知政策具爭議性，便繞過一切程序，肆意妄為。歸根到底，是校方眼見行政架構上學生組織的破碎不全。缺少了港大學生會，校方便繞過一切決策程序，日前偷偷在住宿費上調雜費如是，是次政策如是。我們能做到的不多，但起碼面對不合理的事情要聲張，捍衛本屬我們的權益。

儘管推倒政策的機會渺茫，但請別放棄輿論壓力，我們的施壓加上舍堂學生代表的努力，如聯合組織joint-hall forum etc，我們或會爭取到重啟程序的一天。

不是因為看見了晨曦才爭取，
而是因為爭取了才看到晨曦

任我行到獨家村 —

林夕的離群哲學

文/郭立

「若我所見不相同 獨守一角青空」《獨家村》

「這麼多好去處 漫遊到獨家村去探誰
既然沿著尋夢之旅出發 就站出點吸引讚許」《任我行》

我們生來是未學乖的頑童，不透風的牆卻教曉我們失去呼吸，也能苟活。入眠時習慣華燈侵襲，教我們閉起雙眸，仍能感應熱鬧。都會「相信自求多福 只想販賣與眾不同」，成年後卻「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滿街趕路人」。獨守一角的傲氣，到頭來只淪為吸引讚許的記號。

林夕筆下的兩首詞，如果說《獨家村》是年少氣盛的銳氣，那麼《任我行》便是在狂想後隨俗的無奈。

人類是很矛盾的生物，一方面覺得孤身一人比較自由。但守著守著，人便又怕起孤獨，羨慕著世俗的認同。

《獨家村》一句

「任你毀我誇我自甘孤僻 都不要自尊心給折損」
抒發的正是那份離群獨行、不甘折腰的偏執。

但《任我行》中，頑童獨自上山冒險，登頂後沒了些拍手叫好的同伴，卻又感到不怎麼熱血。嘗盡真正自由後，任誰也有種患得患失之感。



「沒有同伴不行」、「無人理睬如何求生」、「追不上滿街趕路人」——《任我行》點出了獨行者的矛盾。儘管勇於冒天下大不韙，缺了天下人的讚許，也會失去撐下去的動力。

如果說掙扎合群、離群已足夠矛盾，香港人卻是更畸形的物種。羊群心理驅使下，我們害怕孤獨，卻更害怕庸碌，興許更符合「離群是爲了合群」的矛盾心理。我們都很偽善，圓滑嘴臉在「慫恿」著他人勇敢追夢，唯利是圖的心臟卻總用名利評定人的等級。

大眾高呼支持香港運動員，到頭來家長仍是苦勸兒女「定性啦」，皈依結婚生子的人生方程式。小至日常娛樂，如《任我行》的一句，香港人仍要「站出點吸引讚許」。口講崇尚小眾，高舉「地下」樂隊的旗幟，卻大多跟風，親身購票支持、了解其創作理念者寡。多數只爲佔據道德高地，貶低「主流」興許只是爲突顯自己品位別樹一幟，與衆不同。



文化如是，政治如是。離群，只是融入群體的手段。近日「前」知名「黃店」阿布泰與「黃色經濟圈」撇清關係，再次應驗了香港人渴望拉幫結派的天真。獨家村的牌匾下，只是羊群在自詡清高。

「一片青空」只是牆頭草們的權宜之計。當初那幅招徠生意的金漆招牌，袋袋平安後，倒成了玷污自己的糟糠。當天爲不惜替兒女命名「良梘」表忠心，如今顯得格外諷刺。

「可以任我走 怎麼到頭來又隨着大隊走」《任我行》

現實是——孤芳自賞，有誰熬得過？

成長中，你覺悟沒有真正的自由，所做的每件事均有其代價。

「原來神仙魚橫渡大海會斷魂」

原來空山無人會寂寞，

原來追夢的人大多餓死

原來吃人的商人大多贏盡掌聲……

林夕筆下的無奈便是——

這世道看似任我行，我們卻在成長歷程中，學會很多不得已。

漸漸的，我們安於合群的避風港，還是隨大隊規避風險為妙。

結語

那些仍在追夢的人，筆者希望你們務必執著，在黑夜裏學會孤芳自賞，總有天會熬到晨曦。一夢華胥後，我們都日漸被無力感籠罩，如同《任我行》的獨行者被世俗同化，海闊天空到頭來只剩下三房兩廳。曾經的你懷揣救世夙願，如今卻在說服自己當回個正常人。

你試過當個作家，

你試過當個運動員，

你試過當個改變社會的人。

縱使無力，我們力所能及的，

是起碼別成爲自己當天討厭的人。

我們發了場夢，夢醒過後，他們選擇了遺忘，

倔強的人卻會銘記憤怒，

一磚一瓦地，靜待築起那座獨家村的那天。

的確，如林夕所言，我們逃不過羊群的宿命，

但起碼有種獨善其身的固執。

點解夜班永遠都係Thomas 守

文/郭立

我對thomas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憨厚的外表掛著兩道橫眉，那愁眉一皺，叫人隔著口罩，也能感受那中年專屬的暮靄蒼茫。但俗話說得好，高手往往是深藏不露，這大腹便便的守門神，倒是被雅士宿生吹奏得神通廣大。

聽聞他有陰陽眼，能看透邪靈穢物，這才坐穩了夜班寶座。自此之後，我生怕鬼神纏繞，對thomas多了三分敬意，經過門口處便會細細端詳起他，企圖看出個高人的端倪。

時日一久，

我卻只碰見過thomas打瞌睡的媚態，甚至有堂友將thomas 睡相擷取，編成限時動態合輯。

他那毋需承托，也能沉沉睡去的人體美學叫人嘖嘖稱奇；他那穩如泰山、閉目入定的姿態更教人心安。

僅憑禪意嚇退閒雜人等，thomas 可謂敬業樂業，深諳夜間值班之道。



Thomas 的通天本領，更體現在其耳聽八方。如魑魅魍魎，他會悄無聲息的，徘徊在熱鬧的人群周邊。那死亡凝視叫人冷汗直流，興許是喝醉的人也會被嚇醒。那眉頭一皺，比解酒丸還奏效。

Thomas 是得道高僧，不近女色，卻為修煉定力而忍辱負重，但凡 common 有胭脂的蹤跡，他總會遙遙斜睨狂歡的她們，看到怔怔出神。更有堂友透露 Thomas 曾殺上女層，在某女堂友房門外施展死亡凝視。待得空氣足夠弔詭，他才開嗓說收到噪音投訴，上來查看。順帶一提，那是凌晨一點多。

這人見人愛的 Thomas，近日卻越發沉厚寡言。無他的，口罩令取消了，判官也少個陶冶性情的興趣。沒告票可發，他唯有毅然轉投賭博界。當你見到黑口黑臉的 Thomas，別懷疑，他定是賭輸了。

Thomas 的每筆賭注都是獨具慧眼的。話說世界盃八強大戰後，筆者與樓友正巧回到舍堂。大夥觀言察色，看到 Thomas 眉頭皺成蒸氣，不敢怠慢，只得乖乖輪流拍卡。Thomas 不知從何發洩，這才開口抱怨「重注1000蚊買左巴西，諗住1賠1.1 贏100 蚊，點知克羅地亞贏左，1000蚊無左」

世間以小搏大之人為多，以大搏小之人卻僅有 Thomas，以賭博之名，行慈善之實，可謂濟世為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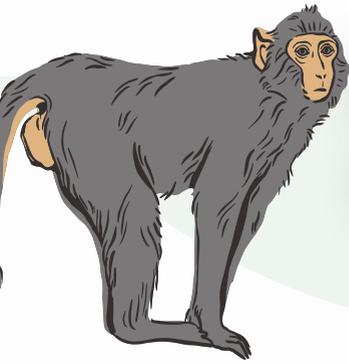
鐵漢如 Thomas 卻有柔情一面。談及他遠在澳門的女友，他總會展露個極溫柔的目光、憨厚自豪的笑容。大家先是難以置信，接著緊咬著 Thomas 索要照片，想一睹成功征服鐵漢的女人。追問之下，卻發現成功男人的脊椎，其實是一隻貓……

別看筆者總在揶揄 Thomas，其實 Thomas 只是外冷裏熱。每有舍堂活動舉辦之時，他總會四處奔波，跟堂友們聊上幾句，甚或幫忙搬搬抬抬。那眉頭深鎖的他，也有暖心一面，試過親自下廚，為堂友送上糖水。

Thomas 也挺和善的，任你揶揄嘲笑，他仍是那最真我的 Thomas——那夜裏巡察不會懈怠，在寒夜中會主動跟你聊上幾句八卦的夜間接待員。

Thomas 不在的雅士深宵，就如沒有麥當勞叔叔的M記。只有在接待處看到那龐大陰影，聽得那句「同學，你拍一拍卡」，這才有回家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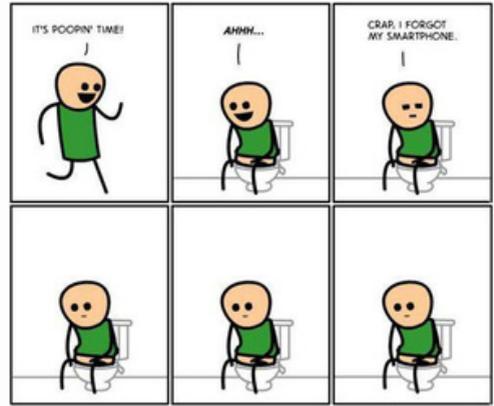
MONKEY CIVILIZATION

FROM MONKEY TO MINDLESS: HOW WE ARE TURNING INTO INSTINCT-DRIVEN PRIMATES
BY / ANGUS CHOY

As the descendants of monkeys from millions of years ago, humans share a rich b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history with our animal predecessors. And while we've long stood apart from our ancestors thanks to our unique abilities for intellectual thinking, con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it seems that these rare qualities are creeping away from us silently. It's a disconcerting trend that could potentially see our generation regressing back to our primate ancestors. But just how and why are we losing these hallmark traits that have defined our species for so long?

As a species, humans are incredible complex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We are made up of multiple distinct aspects, each vying for control over our thoughts and actions. There's the primal self, driven by the instinctual desire to survive and thrive. Then there's the intellectual mind, which seeks to make rational and logical decision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and reason. But perhaps most intriguing of all is our spiritual nature, which has the capacity for agape – a selfless, all-encompassing love that transcends our physical boundaries – as well as faith, a belief in something beyond ourselves.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hape who we are and how we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round us.

At our core, humans are driven by basic needs and desires that have been essential for survival since the dawn of time. These include the pursuit of food, power, and sex, and at the heart of this is the dopamine reward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powerful motivation for us to achieve our goals. When we succeed in obtaining what we want, our brains release dopamine, a chemical that generates feelings of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More pics on www.imfunny.net

Unfortunately, the same dopamine reward system that has helped us survive and evolve over countless generations is now being exploited in modern times. Large tech companies have designed their products to provide maximal pleasure for prolonged periods of time, overwhelming the biological dopamine reward system. The more time we spend on their platforms, the more opportunities they have to generate revenue from advertising and other sources. And so, they use sophisticated algorithms and psychological tricks to keep us hooked and coming back for more.

Many of us have must have experienced the phenomenon of getting lost in an infinite scrolling session on Instagram, only to realize that hours have passed. W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atient with other forms of media that don't offer the same level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We want our lectures to be shorter, YouTube videos to be condensed, and we're even watching them at double speed to save time. It's a reflection of our society's growing demand for quick and easy pleasure.





One of the concerning issues arising from this is an increasingly shorter attention span, impacting our ability to engage with complex ideas. But even more worrying is the way in which this trend is affecting our intellectual thinking abilities. We're becoming more accustomed to letting our primitive self to drive our decisions, rather than engaging the intellectual thinker within us. This leaves us vulnerable to manipulative content that can shape our values and beliefs. Whether it's political propaganda or targeted advertising, these messages can seep into our subconscious and influence our behavior. It's a dangerous trend that threatens to erode ou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leave us at the mercy of those who seek to exploi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Instagram have become experts at using AI algorithms to curate personalized content feeds that show us only what we want to see. This means that if you have a particular political viewpoint, for example, you're likely to only see content that confirms your existing beliefs. While this may seem like a convenient feature, it's creating echo chambers where people are only exposed to views that align with their own, leaving little room for discussion. As a result, societ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larised, with people on different sid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living in entirely different worlds, for example observable in the US with Trump and non-Trump supporters.

Another problem with this trend is that news articles are being condensed and presented in the size of a candy wrapper.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s even possible to convey the whole truth in such limited space. Content creators select a small subset of truths, often leaving out important context and nuance. This can lead to a skewed understanding of complex issues, and make us more susceptible to misinformation and propaganda.



While our primitive selves can be incredibly convenient in helping us navigate our daily lives, we must be mindful of situations where they begin to overshadow our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sides. We ne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ngaging our minds and our souls and finding ways to reconnect with our deeper selves.



香港電影中對於城市的錯誤論述

堂友投稿 文/劉璇

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於《電影前言》一書中提出了「感受結構 (Structures of Feeling)」一概念，強調個人的生活體驗在形塑一代人的整體思想、感受和情緒時的重要性。創作者會以此為基礎生產出可被單獨描述和解釋的文本，受眾在其中感受創作者的情感、思想，並由此再產生出新的感受結構。觀其複雜性，單憑官方記錄，我們根本無法認識一個時代的人的思想和生活。而藝術創作中以感受結構為基礎所記下的「日常歷史

(alltagsgeschichte)」便為我們提供了可更完整地認識一個時代的路徑。

張美君博士會指，在八、九十年代初，香港經歷政治易主、社會發展、經濟轉型、等重大危機和挑戰。同時，香港電影業蓬勃發展，令電影於各種藝術方式中「脫穎而出」，成為香港人回應社會種種危機的重要表述空間。《天水圍的日與夜》中描寫生活於天水圍中的基層居民的平凡生活，點出種種社會問題，同時反駁了當時主流媒體對於天水圍「悲情城市」的誇張論述。《甜密密》、《香港製造》、《客途秋恨》等電影，亦抒發了其時香港人的「無根感」和身份焦慮。香港電影可謂是認識真實香港和一代香港人的重要工具。然而，近年所謂「新一代」香港電影中鮮有對於香港新一代感受結構的表述（即使有，亦大多為不完整或錯誤的）。因而我每次看完一套新上映的港產片，離開戲院都會帶著不甘和憤怒。時而不解為何導演「好似啱啱瞓醒」，完全不理解香港人正在面對的問題，劇本中加上句「你移唔移民？」的對白，便以為自己回應了香港的時代問題，時而因導演對於某些群體的錯誤論述而憤怒。





美國作家珍·雅各（Jane Jacobs）於《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提出城市生態（urban ecosystem）一詞，形容特定時空範圍中，城市內的物理、經濟、倫理等活動的過程。過程中牽涉人與地、人與物、人與人的互動，形成複雜的互相依存關係。的確，觀乎城市生態的複雜性，要完整地描述已非易事，更惶論於電影中加入導演自己的想法，說出一個反映時代的故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近年的香港電影中「連半桶水」都未到，先別談電影中愚蠢、泛味的思想，導演們連說一個能說服觀眾是發生在香港的故事都未能做到。卻在映後分享時高談闊論，說著自己作品中的「深度思想」和解釋其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最後說句「支持本土」便得到媒體的大力讚揚和部分觀眾的不斷吹捧。每每想到香港電影如此現況，我都禁不著倒抽涼氣。

《窄路微塵》：對於「人」的錯誤論述

記得《窄路微塵》剛上映時，便有論者以爾冬陞的《忘不了》與其比較。二者均是以面對重大經濟壓力的單親母親及中年男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作故事背景，的確有相似之處。然而明顯地，《忘》的故事比《窄》完整更多，亦比《窄》下了更多功夫於人物的刻劃上。先著眼於兩位單親母親的角色，小慧（張栢芝飾）爲了養活繼子樂樂，通宵駕小巴、向父親借錢、向樂樂生母求助，後來甚至因想樂樂於更好的環境長大而欲送其到保良局。小慧由衣著打扮，面上的憔悴，到說話的話氣，無不透露著作爲母親的倔強。不需要煽情對白，觀眾便能感受到小慧的母愛。然而，Candy（袁澧林飾）的母愛卻只以「我唔可以冇咗你」的對白交待，劇中Candy一天換三套衣服，細朱卻只有兩、三套衣服。

的確，Candy也有嘗試以不同的方法掙錢，做「電子雞」賣內衣褲、到蛇籠混雜的網吧打工、做清潔等，然而不同的支線不是沒有交待清楚，便是只讓人感受Candy到作為母親的不負責任。《窄》的問題不僅在於袁澧林尚未成熟的演技，更在於導演編劇對角色的描寫太平面及薄弱，令觀眾無法理解角色的行爲。



另一近年港產片常有的問題是導演太貪心，於兩小時不到的電影中加入太多元素，令作品最後不但無一議題能深入探討，更是連最基本的角色描寫都未能做好。《窄》中林森想討論防疫政策的朝令夕改所帶來的無所適從，想討論老人孤獨死問題，想討論母愛，又想討論網絡文化。加上太多無謂情節，在你想不明白爲何清潔時現場明明只有窄哥、Candy和細朱，網上卻流出窄哥工作時的「大隻低炒相」時，Candy和細朱又突然參與了Cosplay比賽，幾分鐘後窄哥再突然送錢給他身敗名裂的Candy，之後電影便完結。《窄》中不只對Candy角色的描寫不足，對其他角色亦如是。歸根，問題出於導演想說草根的故事，卻未曾認真觀察草根的生活。想談中年人的焦慮，卻未曾仔細思考中年人焦慮的原因。想談城市人在種種巨變下的掙扎，卻未曾走入城市。



《狂舞派3》：對於「地」的論述缺失

《窄路微塵》雖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尚可「入眼」。而《狂舞派3》直接可稱為近年港產片中的「行為藝術」。其劇情及拍攝方法的不合理和雜亂無章的討論備矣，下文我就《狂》中對於香港土地想象作討論。

《狂》中以香港工廈、收地、舊區重建、「士紳化」等土地文化作為故事主軸，然而電影愈看愈懷疑導演黃修平未曾於香港生活過。電影中，說唱歌手Heyo居於工廈，但電影除了談到要「走鬼」外，再無說過居於工廈的生活。欲談香港的「工廈音樂」，卻連獨立音樂是甚麼、工廈的地文環境如何影響獨立音樂人都未曾認真思考。黃彷彿從未認真地觀察過他想談的群體，由數年前的Hidden Agenda，到近年新蒲崗的一系列事件，對工廈音樂的討論從不缺少，如黃肯花小小心力了解，我想《狂》亦不至於如此脫離群眾。後來，電影以收地重建、工廈活化來帶出地產霸權的問題。收地問題只談皮毛，活化問題甚至連皮毛都未算得上。



許多論者將《狂》的失敗全咎於黃的「眼寬肚窄」，然我認為更大的問題出於黃無認真看待他想說的群體和議題。我甚至在想《狂》中提及的種種或許是黃在《狂舞派》成功的壓力下拍，而非他真心喜歡和想說的故事，甚至黃根本不想拍電影。但凡你真心喜歡Hip Hop，你不會如此拍Hip Hop；但凡你對工廈音樂有丁點興趣，你不會如此拍工廈音樂；但凡你對活化議題有丁點興趣，你不會如此拍活化；但凡你全心全意地熱愛電影，你不會拍出如此電影。

結語

此文並非為香港電影潑冷水，叫大家不要入場看港產片，要「屌戲」都要先看戲。只是在一片吹捧聲中，港產片只會一直停留於現的水平。當然對於城市錯誤論述並非電影獨有，近年的小說，新詩，甚至是我們自己都開始對香港出現了錯誤的認知。當我們連觀察城市都未能做到，又可憑著甚麼來說一個真實的香港故事？

REF: CHEUNG & CHU, "INTRODUCTION: BETWEEN HOME AND WORLD," 262.



《坐》

文/曾子聰

若果 我走過
一切察看的紅綠燈
就會走到禁區
哪裡
煙頭在蛀空

分崩離析
我把崩潰留給世界
風兒洗淨
葉兒照看
時間要甦醒了
我便重組一切碎片
它們都是肉體



《雅士季刊》六月刊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利銘澤堂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郭立
助理總編輯 曾子聰 盧潤霖
編輯 蔡匡祐

編委會Instagram : rcedboard
電郵地址 : rceditorialboard@gmail.com

雅士
編委

23-24